

三
餘
札
記

卷二

三餘札記卷二

韓非子簡端記

顧廣圻韓非子識誤校 盧文弨羣書拾補校 王先慎韓非子集解校

王先謙校 俞樾校 韓非子平議校

有度篇若是則羣臣廢法而行私重輕公法矣舊注私重謂朋黨私相重也典案重權也行私重猶言行私權也說難篇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史記韓非列傳賣重作鬻權是其證注謂朋黨私相重也增相字釋之非是

揚權篇聽言之道溶若甚醉俞樾云溶若甚醉此溶字當爲容言其容有似乎醉也典案俞說是也容溶古通用

動之溶之無爲而改之俞樾云動之溶之此溶字

三食才言 卷二
當爲搭動之溶之卽動之搭之也典案俞說是也
溶搭古亦通用淮南子原道篇動溶無形之域俶
眞篇動溶于至虛字並作溶不煩改字也

腓大於股難以趣走盧文弨云趣疑趨典案趨趣
古亦通用

入姦篇羣臣知不聽則不外諸侯舊注今君旣不
聽則交之外心息矣典案注則交之外心息矣疑
當作則外交之心息矣

十過篇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乾道本
恤作言顧廣圻云亡當作忘藏本無言字今本作
恤王先慎云作恤是典案顧王校是也呂氏春秋
權勳篇亡正作忘

智過曰魏宣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王先慎云宣字康字皆後人所加智過言時不應有也典案智過言時固不得稱二君之諡然古書中如此之例正多皆作者之過也王謂宣字康字皆後人所加其失也迂矣且魏子韓子之稱亦不合也

孤憤篇處勢卑賤無黨孤特乾道本勢作世藏本今本作勢王先慎云作勢是典案王校是也古語處勢猶今言地位耳莊子山木篇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新序雜事篇處勢不便故也史記蔡澤傳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漢書陳湯傳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高敞其義並同乾道本

作世者後人不知處勢二字之義妄改之也難三篇夫處勢而不能用其有勢乾道本亦作世並淺人所改

則修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舊注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今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典案吏當爲士字之誤也上文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是其證注修智之士能發人主之聰明是所見本作士尙不誤

說難篇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王先慎云賣重史記作鬻權案賣鬻義同重卽權也典案此當以本書作賣重爲是史記引古書好改字不足爲據本書和氏篇人主篇並云近習不敢賣重

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舊注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固臣臣則以致功飾身以輸忠故曰相持如此者說之成也典案功名篇名實相持而成形影相應而立謂相須而功成也舊注未晰

和氏篇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王先慎云藝文類聚七白帖五事類賦九引和氏作卞和楚上有於字典案張溟雲谷雜記引楚上亦有於字

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先慎云楚山當作荆山藝文類聚白帖引正作荆山乾道本泣作汨藏本今本作淚藝文類聚事類賦注御覽引並作泣典案新序雜事五雲谷雜記引此文亦並作荆山新序亦作泣與

藏本今本合

姦劫弑臣篇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未嘗聞也王
先慎云疑合卽舍字之誤而衍者典案王氏疑合
爲衍文非也淮南子齊俗篇故趣舍合卽言忠而
益親趣舍卽取舍也王念孫謂趣下不當有舍字
蓋不知淮南之趣舍合卽本韓非子此文其失與
王先慎同
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幾矣王先慎云解
老篇目不能決黑白之色則謂之盲此情字當作
色典案情與誠古通用知黑白之誠猶言明定黑
白耳作情義自可通不煩改字下文且夫世之愚
學皆不知治亂之情黑白之情治亂之情一也

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藏本今本弊作蔽典案
藏本今本是也上文相比周蔽主上爲姦私卽此
蔽字之誼作弊則非其指矣

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王先慎云視當作示以
示君謂以身受傷之處示君也典案視示古通不
煩改字

亡徵篇罷露百姓王先慎云露當作潞羸也典案
露潞同從路得聲古得通用逸周書職方解其浸
汾露周禮作汾潞是其證管子四時篇不知五穀
之故國家乃路路亦同音通段

懷怒思恥而專習則賊生王先慎云習字疑誤未
詳所當作典案習者狎近也使所挫辱刑戮之人

三餘木言 卷二
得近於前則生賊弑之禍也習字不誤王說未審
大臣甚貴偏黨衆強壅塞主斷而重擅國者可亡
也典案而重擅國者義不可通疑當作壅塞主斷
而擅國重者可亡也重卽權也和氏篇大臣不得
擅斷近習不敢賣重人主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
不敢賣重亦並以斷重二字相對爲文

私門之官用馬府之世鄉曲之善舉官職之勞廢
今本世下有紕字顧廣圻云世下脫字未詳其所
當作典案世當爲勢聲之誤也下紕字是勢紕與
官用善舉勞廢文皆相對勢譌爲世又斂紕字義
旣不可通句法又不一律矣

修身潔白而行公行正居官無私王先慎云正字

衍文典案此疑當作修身潔白而行公正居官無
私下行字衍王謂正字衍文其說未諦而行公行
不詞甚矣

解老篇故曰深其根固其柢長生久視之道也典
案呂氏春秋重己篇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
高注視活也

胥靡有免死罪時活今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
王先謙云有字當在罪字下罪有時活與終身不
解文義相對典案此謂胥靡刑徒有可赦免死罪
之囚時而得活唯不知足者之憂終身不解耳語
意明顯不煩改易胥靡本非死罪不得言免死罪
有時活四字文不成義王說迂謬難通不可從也

三餘木言 卷二
今道雖不可得聞見聖人執其見功以處見其形
王先慎云今人不聞道見一聖人則執其顯見之
功以處見其形也典案此疑當以見字絕句王氏
誤以見字屬下讀之故其說迂曲難通

喻老篇故曰魚不可脫於深淵王先慎云深字衍
唐避淵改深後人回改兼存深字耳典案唐人避
高祖諱皆改淵爲泉不聞改爲深也且魚不可脫
於深不詞韓子去老子未遠所引老子書最爲近
真此疑道經本有深字而今本攷之未可以今本
無深字遂疑其衍也

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顧廣圻云藏本同
今本短作短誤典案說文衣部短豎使布長襦也

史記孟嘗君列傳而士不得短褐索隱短音豎豎
褐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桓本字短
借字耳顧說未審

說林上篇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王先慎
云意林及御覽四百九十事類賦三十引並無於
字而字今據刪典案王刪於字而字是也羅大經
鶴林玉露引此文亦無於字而字

說林下篇蟲有虻者

乾道本
虻作就

一身兩口爭食相齧

遂相殺也舊注或作虻盧文弨云虻虻皆非據顏
氏家訓勉學篇改正作虻顧廣圻云古今字詁虻
亦古之虻字舊注當云或作虻典案盧顧校是也
顧氏家訓又云吾初讀莊子虻二首則虻之爲虻

三餘
益明矣

問之曰汝來卜乎答曰卜卜吉乎曰吉乾道本無
乎曰吉三字藏本今本有典案藏本今本是也說
苑奉使篇作卜之謂何對曰吉可證

守道篇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
取之患人臣垂拱於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
喑之禍典案甘服義不可通服當爲眠形近而誤
也甘眠卽酣眠淮南子俶真篇甘暝于溷濶之域
精神篇甘暝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字文選
陸士衡答張士然詩嵇叔夜養生論李注並云暝
古眠字是甘眠二字之見於古書者上言甘眠故
下言瞋目上言垂拱故下言扼腕與之相對成義

又案下文為符非
所以豫尾生也正與此
句相對成義備也豫
也皆防閑之義我作游
則非其指矣

若作甘服則與下文不相對矣

立法非所以避會史也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避作
備按備字涉上句誤典案藏本今本避作備是也
古書備避多互譌皆聲之誤上文故設柙非所以
備鼠也正與此句相對可證此備字不誤顧氏乃
以備字為涉上句而誤斯為謬矣避會史三字義
不可通且國家立法豈所以避人哉

用人篇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顧廣圻
云鼓當作教下文其教易知故言用承此教字誤
未詳所當作典案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
示也語也教也誼正相類以法教心文本明顯顧
氏既誤以鼓字當為教遂不得不妄指教為譌字

三餘木記 卷二
矣表所以明高下故以示目鼓音所以教進退故以語耳法本無形故以教心文顯義明不煩改字內儲說上篇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舊注不參謂偏聽一人則誠者莫告典案此謂觀聽不參則事之情不得上聞也誠情通用注以誠者莫告釋之非是

子必嚴子之形王先慎云乾道本作形顧廣圻云今本形作刑案當作刑下同典案王校非也上文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是嚴者以形言非以刑言也乾道本作子必嚴子之形又游吉不肯嚴形是也張凌本既改形爲刑又改肯爲忍行二字以就其誤實爲淺妄王氏從之斯爲巨謬矣莊子則陽篇

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
卽此形嚴之義

則邯鄲口中虱也王先慎云口卽圍之古文典案
王說迂謬難通邯鄲口中虱以喻邯鄲之無所逃
猶虱之在口中也御覽九百二十三九百五十一
引曹子建貪惡鳥論云得蚤者莫不糜之齒牙爲
害身也王莽校尉韓威云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
無異口中蚤蝨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臨
陳陽夏斷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蝨也卽此文
所本劉義慶宣驗記晉義熙中長年寺道人惠祥
夢有人衆以繩縛其手足問何故齧蝨知此風由
來久矣今之貧人得蝨固猶多內口中齧殺之也

蟲非可圍守之物王氏以圍中蟲釋之實爲巨謬
內儲說下篇陳需新入不善犀首俞樾云入字衍
文上文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與此條情事相同
文法亦一律典案下文濟陽君有少庶子者不見
知欲入愛於君者入字正與此文一例俞說未確
被王衣含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俞樾云王當作
玉三國志魏文帝紀注云舜承堯禪被珍裘玉衣
猶云珍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皆曰玉食言玉食
衣言玉衣其義同也典案古書無以玉衣二字連
文者未可以珍裘二字推之遂謂衣之美好者必
言玉衣也且王衣改爲玉衣與下文之玉環相複
古人行文不爾也王衣疑是王所賜之衣或共立